

反击右派文选之一

为保卫社会主义 文艺路线而斗争

4
58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为保卫社会主义
文艺路线而斗争

反击右派文选之一

为保卫社会主义
文艺路綫而斗争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富锦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32 • 4印张 • 88,000字 • 印数：3,103—12,108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01 定价(7)0.36元

前 言

辽宁省文学界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集中地对“芒种”的反党集团及“芒种”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和“春雷”“处女地”所发表的毒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这期间，许多同志写了不少批判文章，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为了更好地配合这一斗争，我们将这些文章分别编选出版。

由于时间仓促，以及编辑力量和占有的材料不足，难免有编选不当的地方，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以便更好地发挥这个文选的战斗作用。

目 录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人民日报社论)……………(1)

为什么必须批判“芒种”(辽宁日报社论)……………(7)

“芒种”往那个政治方向走?……………文 菲(10)

文学——党的事业……………馬 加(15)

罪恶的愿望……………師 田 手(23)

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蔡 天 心(29)

“芒种”六月号恶毒的向党进攻……………石 果(36)

論化名……………井 岩 盾(43)

論“芒种”创作的反动本质……………思 基(49)

是諷刺? 还是誣蔑?……………詔 華(71)

一棵枝叶茂盛的毒草……………柳 林 村(77)

毒气弹——“誰是聖人?”和它的制造者郭墟……………尉 迟 庚(84)

一支射向党的带羽的毒箭……………李 承 烈(92)

不容許用杂文的武器反党反人民……………何 凡(97)

“教条主义走头无路”讀后写……………井 岩 盾(108)

“芒种”怎样成为反党陣地的?……………馬 戈 等(113)

为保衛社会主义文艺路綫而斗争

(人民日报九月一日社論)

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發了丁玲、陈企霞、馮雪峰、江丰、鍾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則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綫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結果,必将在文艺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的文艺路綫和反党的文艺路綫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問題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偉大事業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業,只为滿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無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絕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須为政治服务,必須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来說,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要鼓舞人們去建設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們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業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他一切工作一样,必須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証社会主义文艺事業的健康發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們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軌道,使文艺成为給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反党分子尽管披着各色各样的外衣，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他們是一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都是这样。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們总是說党不懂文艺，因此不能领导文艺工作，只有他們才是懂得文艺的，因此才有資格领导。請看一看他們是怎样“领导”的吧：他們把党委托給他們领导的工作單位或工作部門，当作自己私人的地盤和独立王国，对于党的方針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陰違或根本拒絕。他們把党的领导和监督，看作是对于他們的干涉和束縛。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作为他們向党鬧独立性的資本，他們到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进行無原則的感情拉攏，把一些具有反党情緒的不滿分子結合起来，一有机会，就“傾巢出犯”向党进攻。很明显，讓这类反党小集团存在和發展下去，就休想在文艺方面貫徹党的方針，实现党的领导，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業就一定要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損害。

这些反党分子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他們把文艺事業看作獵取个人名位的手段，所以，稍有成就，就驕傲自大，目無組織，个人的“声望”越高，党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就越低。他們在得意的时候，趾高气揚，把自己放在党的上面，誰也不能领导他們，他們只願听奉承話，而不願听一句批評他們的話。他們稍不如意，就牢騷滿腹，怨气冲天，好象党和人民欠了他們还不清的債似的。他們用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去腐蝕文艺界，在党内外作家、艺术家中間，特別是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中間散布毒素。他們提倡“一本書主义”，說“有了作品，便誰也打不倒”，把作品当作向党向人民討价还价的資本。他們鼓勵驕傲，斤斤計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情

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教人謙虛謹慎地去为党和人民的事業效勞尽忠。他們把自己看成党的文艺队伍中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貴族”。在这种恶劣風气的影响下，近年来，在許多文艺工作者中間滋長着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風，他們脱离人民，不願到群众中去，不願过艰苦的生活，不願从事艰苦的劳动（包括創作的劳动在內），而热衷于追求名利，忘記了为人民服务的神聖职责。他們一天天 and 党疏远，漸漸感觉党不是他們的了。有的人甚至在生活方面道德敗坏，腐化墮落，失去了普通公民应有的品質。他們侮辱了“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而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灵魂的蛀虫”！

这些反党分子所提倡和实行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文艺路綫，跟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綫，跟大多数願意为人民服务，願意进步的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的願望和实践，显然是不能相容的。因此，他們就千方百計地破坏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在文艺思想上散播种种反党、反人民、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挑撥离間，拉攏这个，打击那个的手法，从組織上破坏和分裂文艺界的团結。他們曾經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受到了鼓舞，妄想在中国如法炮制那样的局面。他們从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观点来曲解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正确方針。他們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实行这个方針是为了通过自由辯論和自由競賽的方法来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發展社会主义文艺；他們錯誤地以为我們共产党人会在思想战綫上放弃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陣地，会象他們那样，也在腐朽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反动的文艺面前拜倒；他們錯誤地以为文艺从此可以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标，而把揭露和描写新

社会人民生活中的陰暗面作为文艺創作的首要任务，实际就是要把文艺变成攻击和誹謗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我們党經常指出，毒草是必須鋤掉的；他們对此却充耳不聞。因此，当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利用整風向党發动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些反党分子就立刻里应外合，在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妖風，企圖在这种空气下迫使党接受他們的文艺主張，滿足他們的个人欲望。而如果他們的目的达不到，他們就想選擇时机，公开退出党所領導的文艺团体，用这个办法来向党要挾；他們还背着党秘密籌办所謂“同人刊物”，以便同党所領導的文艺刊物相对抗。本来，文艺团体是自願結合的組織，作家是可以根据正当理由退出的，但是，他們既然作为黨員，就應該受到党的紀律的約束，他們既不向党請示，也不向党报告，却准备以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發动突然的进攻，这就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是別有用心的陰謀；特别是作为作家协会領導人之一的丁玲，她的这个手段，很明显地是为了在文艺界造成混亂，是为了迷惑國內外的視听，以达到其分裂党所領導的文艺事業的目的。作家根据艺术形式和艺术風格自由競賽的原則，在文艺团体的統一安排和同意之下，創辦刊物，本来也不是不可以的事情，但他們却要通過所謂“同人刊物”宣傳反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綫，并且以刊物为資本，积蓄力量，作为进行反党活动的基地。他們怀着这样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只向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泄漏他們的計劃，却完全背着党的組織，背着文艺团体。这些陰謀計劃，显然是对党的挑战。

我們的文艺队伍，是在党的領導和影响下、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發展壯大起来的。这是一支極可寶貴的队伍。我們依靠这支队伍，打击了并且战胜了封建买办和資产階級的文藝，逐

步建立和發展了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組成了一條有力的文艺战綫。全國解放以來，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和關懷之下，這支隊伍不斷擴大，它的成員在思想上和藝術上不斷提高，文艺界在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共同信念下找到了團結的堅固基礎。這個隊伍的牢固的團結和黨對於這支隊伍的堅強的領導，是保證我們的文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關鍵。我們決不容許任何人來分裂這支隊伍，來破壞或削弱黨對於這支隊伍的領導。

黨和非黨的共产主义作家、藝術家是這支廣大的文艺隊伍的核心力量。這個核心必須忠實地遵循黨的文艺路綫，堅決地執行黨的文艺政策，使各方面文艺工作者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他們應當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不但在作品中，而且在實際生活中，用社会主义精神影響人們。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有創造藝術形式和藝術風格的充分自由，有發揮個人才能的充分自由，但是，決不容許任何人利用這種自由來進行反黨、反社会主义的活動。我們的作家、藝術家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互相學習、觀摩，並且可以結成創作上和藝術風格上的不同流派，但是，決不容許任何人有暗地里搞小宗派、搞反黨集團的自由，不管他們有多老的資格，有多大的“聲望”！我們的國家是鞏固的，因此我們有信心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我們不怕毒草，因為可以把毒草鋤掉，並且可以肥田。但是，毒草是必須鋤掉的。任何人要搞反黨反社会主义的活動，要搞反黨集團，我們就要起來為大是大非而大爭，就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無情地揭露他們。

為什麼這些文艺界的“老作家”、“老黨員”敢於這樣無法無天，長期進行反黨活動呢？除了因為他們有根深蒂固的資產階

級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文艺界的党组织对他们监督不严，在批判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思想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了姑息和温情主义的态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严重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对反党集团的斗争，必须坚决地进行到底。一方面，必须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撕破他们的一切假面具，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党思想，决不能让他们蒙混过关，卷土重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教育青年的一代，使他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产生免疫力。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把反党分子中还可以挽救的一部分人挽救出来。姑息足以养奸。温情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爱人，实际上却是害人，它会断送我们整个的文艺事业和文艺队伍。因此，必须抛弃温情主义，必须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斗争，让大家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把腐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彻底烧毁，不让任何反党野心家有隙可乘。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也是无限光明的。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也并不是不会产生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文艺家”的。为了培养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的文艺队伍，我们要从过去的工作中吸收经验，规定出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文艺队伍成为工人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这需要文艺界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努力！

为什么必須批判“芒种”

(遼寧日報八月十五日社論)

近來本報陸續摘錄刊登了“芒种”的一部分“作品”，以及这个刊物的領導人的一些言論。刊登这些东西，目的就是讓讀者看一看，这个刊物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它是站在什么立場上替誰說話。我們認為，对于“芒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必須給以徹底的批判。这是目前我省文艺界一場严重的、尖銳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必須明确一点：“芒种”的問題决不仅仅是文艺思想問題，而是政治方向——無产階級方向还是資產階級方向問題。“芒种”的領導人最近就这个刊物的錯誤写了一个檢討，企圖把事情說成仅仅是文艺問題而不是政治方向問題，这显然是避重就輕，混淆視听。当然，从这个刊物的实际表現和它的領導人的言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以資產階級的艺术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这种資產階級的艺术思想也必須批判。但問題不止于此。更严重的問題是，这个刊物自創刊以来，就以各种“艺术形式”大量地、集中地發表誣蔑党、誣蔑社会主义的“作品”，从党的領導干部到我們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都进行極其惡毒的歪曲誣蔑，其中不少东西比之社会上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有过之無不及。如果說，某些报刊在这一次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时曾經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或者迷失方向，那么，“芒种”的情况却不只

是这样，它是从创刊伊始就是按着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组织起来的，它以“暴露”社会主义社会之“黑暗”为己任，大量放毒而不予批判也不准备批判，别的刊物不予刊登的毒草，他们得之视为至宝，并且不少毒草就是出自刊物的主编或编辑之手。实际上，“芒种”是向党进攻的一个阵地。这难道会是偶然的错误，会是文艺思想上一般的错误么？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省内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严重注意么？

今春以来，“芒种”的领导人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们完全抹杀辽宁省和沈阳市文艺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教条主义”的统治，并给这“教条主义”列出一大堆“罪状”，什么“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欢迎歌颂不要讽刺”，只许“写工农兵”，“不喜欢写工农兵以外的题材”，等等。他们的刊物把这所谓“教条主义”骂为“恶霸”，说成是“毒草中最毒的”。他们诬蔑党的领导对文艺无知，“不了解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甚至“扼杀天才”。把过去的文艺评论工作一概贬之为教条主义，创作工作一概贬之为公式主义。他们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主张不写、少写工农兵（思想支配行动：这个在工业城市出版的文艺刊物竟然极少登反映工人的作品），不登、少登工农兵的作品，不培养、少培养工农兵的业余作者，而要去培养那“閃出天才的火花”的人。他们也极力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并蔑称这就是产生公式主义作品的原因。总之一句话，他们极力反对的是党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反对的是党对文艺的领导。他们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曲解“百花齐放”的方针，企图使它变质为拒绝党的领导、背弃社会主义方向的资产阶级“创作自由”。果然，他们就实践了这种“自由”，使“芒种”成为“自由”放毒，“自由”向

党进攻的障地。他們到处宣揚“芒种”的出刊如何如何受到“宗派主义”的巨大“压力”，而他們为了创办这个刊物作了多么大的努力。現在問題是比較清楚了：他們所力爭的究竟是什么，他們心目中的文艺“繁荣”究竟是什么，他們自己用“芒种”的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

从“芒种”的問題也可以看出：我省文艺界的問題也并不簡單。全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击資产階級右派的偉大斗争，現在是我省文艺界的同志投入战斗的时候了。

“芒种”往那个政治方向走？

文 菲

沈阳市文联的刊物——“芒种”，第八期的預告已經見报了，这一期將以反右派和紀念建軍三十周年为其主要内容。对这个标榜着“辛辣大胆，干預生活”的刊物来講，这是一个可喜的現象。“芒种”这个月刊，从今年一月創刊到七月号，这七期刊物中虽然也有一些正面的文章，然而，形成这个刊物特色和主流的，却是揭露我們这个社会生活的陰暗面和迎合人們落后趣味的，灰色、無聊的作品。因此讀者就不能不提出問題，“芒种”所遵循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呢？所标榜的辛辣大胆又是对誰辛辣大胆？它向讀者散布了一些什么？不是已經到了应当严肃認真地徹底地公开地檢查的时候了嗎？

第一期的“編后記”，也可以說是“發刊詞”，告訴讀者“刊物在內容上力求辛辣大胆，干預生活；在形式上要求文情并茂，清新活潑。”他們欢迎的是“各式各样的抒情的优美的詩歌和散文，同时也欢迎辣椒味濃烈的諷刺詩和小品。”在这个簡短的“編后記”中，別人并嗅不到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和文学党性的气息。“各色各样抒情的”东西，自然也包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抒黃色、灰色之情的东西了。他們又說各式各样的詩歌散文是“花的色香”，辣椒味濃烈的諷刺小品是“花的芒刺”，“芳菲虽可喜，芒刺也伤人——当然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坏人坏事。”在这种宣言

的指导下，这个刊物發表了一些什么作品？他們的辛辣大胆指向那里？所謂“芒刺”是一种什么性質的“芒刺”？它刺的是什么人、什么事？为誰所痛？为誰所快呢？

这个刊物的十六个字的方針，在三、四期刊物上曾一度發生動搖，表現在刊物上，“芒刺”的鋒芒也稍有收斂，这是由于“芒种”一、二期所放出的毒草，受到党的領導机关和各界人士輿論的批評。尽管这样，他們对一、二期所發表的毒草还置若罔聞。当四月間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他們在第五期又标出了十六个字的方針，并在第五期上發出了第二个“編后記”，声言“虽然不久前还有寒潮的侵襲，但究竟擋不住春天的到来。”在發布了这个重整旗鼓的宣言以后，特別是六、七兩期，在右派分子大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刻，这个刊物上毒草叢生，編者并对这些毒草在版面、裝飾、編排方面作出引人注目的措施，难道这不是和政治上的右派分子的进攻遙相呼应嗎？

全国文艺界所遵循的文艺方向，是毛主席指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陆定一同志在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报告中又再三提出：“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在“芒种”这几期刊物中遵循了这个指示了嗎？如果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那么又是执行了为什么人服务的方向呢？

刊物标榜“辛辣大胆，干預生活”，他們干預了一些什么？他們發表的諸如“是耶？非耶？”“誰是聖人？”“下乡記”“赵部長一日”等等主要作品，都是对党辛辣大胆，是对党高級干部的辛辣大胆！难道在这几期“芒种”上能找到正面歌頌党的領導干

部的作品嗎？而被諷刺的高級干部的形象倒是屢見不鮮，在這些“作品”中，極盡歪曲現實生活、丑化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之能事，萃百惡於一身，萃百惡於一日，把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描繪成不學無術、腐朽墮落、作威作福的特權人物。難道這和右派分子張百生所說的：“一些老黨員進城之後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真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有什麼兩樣嗎？這些“作品”不僅丑化人物，又毒化環境，把被領導干部都描繪成唯唯諾諾之徒，這不正是給右派分子所誣蔑的“唯唯諾諾，唯命是從”製造佐証嗎？在“是耶？非耶？”一文中，那位腐朽了的、生命力即將枯竭的文藝機關首長，在評薪時竟連升兩級，作者不是有意識地將辛辣大膽的鋒芒指向這位“首長”的上級領導機關嗎？我們看了這些人物的藝術形象，再听听右派分子的叫囂，立即就會感到：右派分子在那裡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這裡似乎是用藝術形式來響應。把個別現象誇大為全貌，把個別人物誇大為整體，這是右派分子的邏輯。在太陽中找黑點，以圖掩蓋太陽的全貌，不也正是這些主要“文章”的思想本質嗎？

在這個刊物上，還發表了一些迎合人們落后趣味的、帶有灰暗色彩的、格調極低的“作品”，例如第二期所發表的“猴子”。這篇作品排在第二篇，並且特意給它的標題制了鋅版，編者對這篇東西顯然推崇倍至，但是這篇東西卻是十分庸俗無聊的。再如第七期上發表的“她沒有留下地址”一文，編者在目錄中把它用黑體字加以突出，但它的內容卻是追求資產階級的情趣，沒有引人向上的東西。還有一些純粹屬於文字遊戲的“彈古箏”“錦緞”等，難道能說這些都是出於偶然嗎？

在一些雜感隨筆當中，他們掙着“反對教條主義”的招牌，反